

第十五回 馮畏天惡報鬧公堂 趙公子名成不二色

蛾眉飲恨泣離情，改服懷慚事遠行。
避害欲添掖下翅，思恩忘卻閨中身。
蓮移玉陸欺朝彥，策獻金門愧士人。
兩地雲山愁不盡，他鄉故國月同明。

話說捕快聞得馮小姐滿載而逃，好不動火，伙計們分路追尋。大凡捕快最有眼力，慣於冷處窺人。若有一點虛心，劈空一喝，自然膽戰心驚，即便拿住。所以盜賊歹人，再逃不脫的。捕快奉此一差，四處查訪，不但捕獲馮小姐，正好借此尋些大意。一個在南門查看往來舡隻，只見一隻小舟，艙內坐著一個少年男子，一個少年女子。艙裡行李包裹亂紛紛堆著。船家又慌慌張張狠命搖得甚快，光景可疑。劈空一喝道：「不許搖！」驚得那搖舡的，一隻橈嚇落了。艙內男女的臉兒登時改色。捕差情知是歹人，忙忙呼一隻空船渡將過去，連船捉進城來。先把包裹搬了家去。一面報與馮畏天來識認，一面候知縣出堂，帶上審問。馮畏天只道獲著了木榮、姪女，好不快心。暗自算計怎生把木榮出氣，怎生把姪女羞辱。三兩步當一步跑到縣前來。剛值知縣坐堂，捕獲的男女已帶進。此時縣門首挨擠不開，道是馮小姐被人搶去，捕快捉回，好不稀奇。那馮畏天擠上堂去一看，男的不是木榮，女的不是姪女。那女子也有幾分姿色，知縣也認得不是馮小姐，但既已捉獲，自然要審究來歷。馮畏天想來與我沒相干涉，立在堂下看審。

忽見一個人在人叢中跑將出來，把男女兩個怒目一看，捶胸跌足，跪上喊稟道：「爺爺快用嚴刑，登時處死這兩個奴才淫婦，以正律法。小的家門不幸，不知作了什麼惡，生此敗倫傷化之女！」馮畏天見了，嚇得魂飛魄散。那喊稟的原來非別，就是憨哥的岳丈李兆卿。馮畏天倒退下幾步，躲在人背後去。聽知縣問李兆卿道：「這兩個是你什麼人？」李兆卿道：「一個是小的女兒，一個是小的義男，昨夜盜了衣飾物件逃出。小的正來具呈，求老爺出牌緝獲，不意早已就縛案下，有污龍斷。」那女子不等知縣開口，先匍匐伏臺前說道：「犯女非敢為此淫奔之事，只因父先不慈，子敢不孝。」李兆卿道：「若我為父的不慈，不把你配親與馮鄉宦了。」女子道：「與馮鄉宦配親一事，便見為父的不慈處了。從來女子無賢賤，不過因丈夫之賢愚而立名，故圖婚之始，最要詳慎。今父親單貪馮家豪棍的勢力，希附羽翼，欺嚇佃戶鄉民，全不慮及夫婿之奸醜。因父行不軌，竟是一個癡呆歹子。日後過門，刑子之化何在，喝隨之義有乖，豈非誤殺女兒終身大事？所以一時感憤，蹈此醜行。求老爺超拔蟻命，不致誤適匪人。即捐軀臺下，勝為醜類之妻，終身憂辱。」

知縣問李兆卿道：「與那一家姓馮的配親？」李兆卿忙答道：「就是馮畏天。他哥子做過刑部尚書的。」縣官笑一笑道：「好一個勢利小人。」又對那女子道：「你既不願配馮鄉宦之子，卻與義男私逃，志氣也沒有什麼高處。」女子道：「與其貴胄之惡，不如貧賤之良。」知縣對李兆卿道：「若正法起來，少不得你為父的也要問個治家不正之罪。你且帶女兒回家。那義男仍付原差押著。待本縣喚馮畏天來，問他情願退婚還他財禮，倒不如把他二人配合了罷。」李兆卿只得挈了女兒，磕頭謝出。那些看的人，個個拍手拍腳，哈哈大笑，互相譏諷。捕獲姪女，倒獲著了媳婦。馮畏天氣得沒擺佈，羞得沒體面，連忙把衣袖掩面飛跑回去，把憨哥千現世報，萬現世報罵個不住，商議討財禮退婚。正是：

為巧因風放野火，轉過風來偏燒我。
人被人欺猶且可，自害自身沒處躲。

這段笑話，哄哄傳揚開去，那裡還有第二家肯來對親。所以憨哥竟老死沒有妻子，也是馮畏天做人狠惡的果報。這是後話，休題。

且說閩英小姐，是日幸遇梅公子、孟宗政救回，雖暫脫虎穴，恐狼心未泯。因念昔日曾拜趙汝愚為義父，母姨雖死，可以棲依，避此強暴。但冒嫌疑而行，難免多露之譏，然亦顧不得了，少不得日後自知皂白，所以攜了母親，連夜駕著一葉扁舟，望武林進發。因路上只有奶娘，並五個男子跟隨，留住孟宗政護送到鎮江，一逕辭去。小姐暗驚其氣宇軒昂，好一個英雄舉動。毫不問及姓氏，希圖酬報，不過一時義之所至，出頭救援。如浮雲太虛，過而不留者也。但小姐一時忙促，亦未曾問得姓氏，深為懊悔。不一日到了趙汝愚家，此時趙汝愚已往都中。趙公子接著，敘了兄妹之禮，打掃幾間內房住下。馮夫人一向為著小姐憂悶，又路途勞碌，雖然住下，回首家園，時刻淒然，臥病起來，漸漸沉重。小姐手足無措，幸虧趙公子請醫問卜然已無救，嗚呼哀哉了。小姐痛哭的死而復甦，真個可憐。有一首《踏莎行》詞為證：

海邊孤雁，籠內晨雞。血流淚染杜鵑啼。為娘吃盡千般苦，誰知一旦永拋離。
故園夢杳，家鄉路迷，可憐骨肉各東西。莫道親疏情有間，親不如疏恩義睽。

那衣衾棺槨，俱虧趙公子代為料理。小姐算計靈柩不便停擱家中，尋個庵院暫時寄放，日後歸葬祖塋。只得設靈守孝不題。

卻說程公子，看見馮小姐一去不知下落，也覺心灰意懶，瓦解冰消。又當不起待月之奉迎趨媚，一點春心有處發洩，程夫人又恐兒子氣出病來，再三勸慰說道：「夫婦前緣分定勉強不來的。即勉強得來，倘方底園蓋終不得合，倒做人家不起的。管什麼真假，只要隨緣恩愛罷了。況你父親知道未免倒要埋怨。被人恥笑反不如隱惡揚善罷。」石秀甫因打諢了幾日，深為厭煩，巴不得程公子不說起，好空些工夫到賭場裡去呼紅捉綠，躁脾一番。所以時常對程公子說道：「人家結髮夫妻，原不消才貌，只要中饋賢能把持家業。試看從來風流才子，那一個拘定洞房花燭，絕色佳人，那一個畢竟明媒正娶。紅拂之月夜私奔，文君之琴心挑逗。西施雖美不過吳王之愛姬，綠珠雖豔，無非為石崇之寵婢。（缺三十一字）我看尊相具這副人才，享這種富貴，那個不慕，誰人不羨。憑你移花接木，弄月吟風，好不滿園春色，到處風流哩。」說得程公子心花頓開，手舞足蹈道：「啐！有這樣花街柳巷不走，倒去緣木求魚，守株待兔，把一個快活男子受這樣骯髒氣惱，豈不可笑可恥。」正說得高興，忽見一個家人從都中來的。程公子問道：「老爺一向起居好麼？差你來做什麼？」家人道：「有要緊家書，特差小人送與相公。再三吩咐，不可洩漏與別人知道。」程公子接來一看，但見層層密封，不知有甚機密說話，連忙藏在袖中。石秀甫道：「尊相既有貴幹，小弟且暫別，少頃再會罷。」程公子道：「聞兄指教，頓開執滯，逢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。其石秀老之謂乎，千萬就來，弟當煮茗以候。」石秀甫喜得滿面笑容，忙忙別了。

嫖有嫖伴，賭有賭友，
不管品行，那知好醜。

程公子送出石秀甫，悄悄到書房內，拆開父書一看。原來秋試主考與程松是同門同年，暗通關節，故此特寫字回來，叫程公子打點進場，穩穩一個舉人到手。程公子看了，喜得亂跳亂舞。快活道：「我若中了舉人，那時豈不憑我買妾蓄婢，尋花折柳。即今之原聘不中意，我亦可另求淑女，移換轉來就是了。」瞬息間，洋洋得意，驕傲起來了，走進房中對待月道：「你雖是一個使女，卻喜你腳氣好，一進門來我今科就要中舉人。這個奶奶穩穩是你做的了。你們小姐倒沒有這樣福氣。」喜得待月笑得合了眼縫。遂與母親算計：「試期已近，這裡到南場路又不多，不如待孩兒考過，吃了鹿鳴宴，然後威威勢勢回家祭祖受賀罷！」范雲臣的妻子聽得，巴不得內姪寓在他家中，也門庭熱鬧，有些威風。就在傍攏答道：「程公子且住在我家，且報了舉人，榮歸故里。」

不一日已是八月初旬，路上應舉的絡繹不絕。程夫人忙收拾回家，打發程公子起身，到了南京，尋個寓所歇下。私想著愁眉蹙臉道：「雖有關節，卷子上叫我寫什麼在上面呢。」又想一想道：「啐！我只消把幾篇舊文章記熟，胡亂寫滿卷子，照樣安好關節就是了。試官既受父親之托，只要照會關節，決不看文章好歹。」於是朝夕吟誦，勉強記誦，到進場這一日，幸喜記熟了數篇，有得移借撮辦的，穩穩舉人騙到手了，不勝歡喜。到得派定號房坐下，只要展開卷子潤濃毛管一揮而就。誰知科場中通是鬼神作主起來也，不信程公子兩手十指頃刻猶如癱瘓，筆也持不起來，深自驚駭。再三撫摩那得能好，漸漸映心而痛，越指望好越痛得緊。在號房看著白卷，看了一晝夜。卷兒也撤去了，忍痛出場。說也奇怪，纔出貢院兩手便漸漸不痛，至寓所已是平復了。程公子又氣又羞，不但沒得舉人做，反受了一日一夜的痛苦。正是：

功名莫把等閒看，全在人身方寸間。

總使神通勉強得，管教禍患並相纏。

程公子忙收拾行李回去，家人看見未必得意，不好問得，暗裡笑道：「我說這副嘴臉，這樣品行，那裡有舉人到你的份，只好有興而來、敗興而去罷。」范雲臣自從程公子起身赴試，日日在鄰里間誇張內姪今科必中，屈指試期已過，盼望報錄的來。聽得一聲鑼響，一聲張號，跑到門首，又是報別家的。指望了四、五日，不見動靜。後來方得知緣故，一團掃興不題。

且表趙公子賦性樸實，趙汝愚不指望他求進功名，這些產業叫他靜守田園，做個飽暖口口君子，不料竟金榜題名，趙公子也無喜容，倒覺兢兢業業，小心謹慎的光景。免不得拜座師，赴鹿鳴。那日座師與眾舉人相見辭出，獨留住趙公子到後書房閒話。趙公子倒吃一驚，連忙打恭問道：「不知老師更有甚麼見教？」座師道：「賢契的功名說來令人驚駭莫信，尊卷我已置之落卷，不意此夜得一奇夢，只見魁星顯聖對我一拱道：『老先生秉公薦拔，固足欽敬，但不二色這一卷不可不中。玉帝之命特差小神奉達。』醒來甚為奇異，叫我那裡取什麼不二色的卷。為此，披衣起來，秉燭翻閱未曾看過的卷子，重新再看。又把落卷細細檢閱一番，只見卷面上極大『不二色』三字，驚詫非小。為何日間看過並無此三字，不消說是鬼神了。及至揭開一看又更奇。異日間記得看過甚不合意的，那時覺得字字錦繡就批中了，填榜時卻是尊諱。足見令尊向來為國精忠，貽厥孫謀之驗。但『不二色』三字，天心眷顧如此，諄諄顯靈告命，必有來歷。賢契為我詳明其說。」

趙公子暗加驚駭，肅然謝道：「門生自總角時，家嚴就耳提面命，從來帝王卿相，以至士庶人無有不荒於色，敗國忘家而禍及其身者。則色之一字可不慎哉。況汝生於安逸之鄉，身心過於縱佚，品行易於敗壞，當嚴加防飭，克敦倫理，夫婦之外，毫不許起一妄念，作一妄為，有犯天譴，冒於法律。故即以『不二色』三字教訓，佩服門生，時刻凜凜，恐違父訓，何以謬叨帝眷。蒙老師栽植之恩，似乎借此以邀天福，恐非家嚴所以教門生之意也。」座師瞿然起敬道：「原來令尊老先生只以不淫戒勵後人，實勝於積書千卷、遺金萬鎰，宜乎上帝之保之、命之而又申重之也。使天下後世輕狂淫佚之徒，俱得猛然驚醒，奉為修身之明訓矣。」又敘些閒話，遂留趙公子小飲，辭謝而出。正是：

文章自古無憑據，惟願朱衣暗點頭。

趙公子赴鹿鳴宴，榮歸故里，未免親友慶賀，車馬填門，自然熱鬧一番。馮小姐看哥哥耀祖揚宗，好不撫脾自痛道：「我若是個男身，也與祖宗爭口氣，怎受惡叔之荼毒。何天既賦我以志，偏不賦我以形乎。」忽又想到：「今母親已死，義父又在都中，雖有兄弟同居，這是異鄉何年得有出頭的日子。父母止生我一女，終不然泯滅而無聞了。我今變經從權，充個男子，逕游都中，邀義父之恩，慰親父母之心可不好麼。」主意已決，遂與趙公子說知其事。趙公子道：「非是我阻撓賢妹，但閨中弱質，豈可輕馳道路，恐父親反怪我為兄不情，使我抱罪不安矣。望賢妹再斟酌則個。」小姐道：「哥哥何必多慮。雖忝拜義父，恩勝同胞，念義父膝下無人，哥哥看管家業。況做妹的慈親早喪，幾經顛沛，抑鬱困苦之極，正自該棲依膝下，朝夕定省聆訓。但哥哥放心，容妹子去罷了。」趙公子見不可挽留，只得打發一個老年家人，叫李義護送上去。於是與趙公子借了幾件衣服，折一頂儒巾，買一雙皂靴，打扮起來。先自對鏡一照，儼然是一個無須丈夫，初冠書生。把奶娘也撈一個老蒼頭，收拾行李，出來辭別。趙公子一見，驚訝歡喜，一毫也看不出是個閨閣女子、粉黛佳人。趙公子再三叮嚀李義路上小心，一到都中問候了老爺，即便回來，省得我掛念。小姐別了趙公子，一路上穿山渡水，悅目怡情，不必細述。

不一日到了帝都，早見宮殿參差，鳳闕嵯峨。將到郊門，遠望一堆人兒擁著看些什麼。馮小姐有心觀風問俗，連忙也擠上去一看，只這一看，有分教：

閨中處子動天顏，人人爭看女豪傑。